

希望在青少年丛书



一个幸运的姑娘

希望出版社

022432

I 25
2160

一个幸运的姑娘

希 望 出 版 社

一个幸运的姑娘

卢 昆 梁 骏 主编

张秋怀 王 力 选编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70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000册

*

书号: 10398·1 定价: 0.89元

前 言

希望，是一个迷人的字眼。它是荆棘编织的桂冠，只有不畏险阻的奋斗者才能获得；它是海底蕴藏的珍宝，只有百折不挠的探索者才能采到，古往今来，多少人向往它，象白云眷恋山岫；多少人追求它，象清泉汇入海洋。

希望，伴随着人类产生，伴随着文明发展，历经沧海桑田，风霜雨雪，永葆了青春的绿色。

青春，正是希望之所在。青少年，是我们时代的希望。

青少年的希望在哪里？这套《希望在青少年》报告文学丛书，以一代新人在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希望就在你的脚下。

这套丛书，是新人的赞歌，是新事的赞歌，是美的心灵和行为的赞歌。它以火一样炽烈的情感，诗一般动人的语言，谱写了当今一代新秀明星用理想和奋斗、爱情和事业、挫折和成功交织成的一组充满希望的交响曲。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在点点洒落的晶莹汗珠里，新秀明星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新秀明星就在我们中间。年轻的朋友们，你想加入他们

的行列吗？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开拓进取的力量吗？那么，
请你打开这套《希望在青少年》丛书……

编 者

目 录

中国的大活宝

——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胡 平 (1)

笑的升华……………常 青 王宗仁 (16)

一个幸运的姑娘……………沈济华 (37)

呵，美丽奇幻的宝塔花

——记在国际比赛获首奖的杂技新秀

戴文霞……………徐启文 林泽生 (48)

“金小丑”奖获得者李莉萍……………钱五一 (68)

飞旋的彩碟……………哈 米 (84)

陆星奇和伟伟在大阪……………赵丽宏 (102)

她走过的路

——记金奖获得者王虹……………刘大公 (120)

腾身欲向青云里

——记京剧艺术家胡芝凤和她的《李 慧

娘》……………李克因 (129)

心声……………郑 重 (148)

京剧新秀李占华……………金碧辉 (162)

回到童年去的小路……………韩静霆 (171)

莲花过人头

——新风霞采访录……………李玲修（192）

中国的大活宝

——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

胡 平

你特别能逗。《山西青年》办起个“刊授大学”，你为了表示支持，去石家庄和“刊大”学员们座谈，一见面你就说：“我是文革前的初三，李文华老师是初小二年级，我俩加起来，才等于高中毕业。”顺口而出的一句俏皮话，惹得全场二千多人哄堂大笑。

听说你逗到叫你妻子怕的程度。她，李静民，团里演出时有时担任报幕，每当为你们这一对搭档报完幕，她就赶快躲去后台深处，她怕见自己的丈夫在台上“出丑”：一下是忸怩作态的少女，一下是蔫蔫糊糊的小伙，一阵子柔声曼歌，一阵子南腔北调，没皮没脸，没老没少，作践了自己还不算完，还要作践年龄比你大个二茬的李文华……逢到为重要会议演出，她提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哆哆嗦嗦地走到幕边看上几眼，台下头头脑脑，各级要员，让人感到中国的重心几乎一多半移来了这里，你依旧轻松得似春风中起落

的柳絮，痴醉得如浪花里嬉戏的孩子，她却紧张得快要昏了过去……

连外国人都乐得为之捧腹，为之喷饭。在香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看完你们的演出后，也用相声般的语言说：“卡特当总统，还不是说了几句笑话赢得了选民吗？你们的相声演员，我看都可以当政治家。”“两伊战争就是扯皮，有什么好打的。你侯宝林，还有你姜昆，去一趟，把两国领导人找来，说段相声，让双方消消气，不就完了嘛！”照这样说，联合国下届应该选你当秘书长，侯宝林的年纪稍大了些。

无怪乎畅销全球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你的照片，英国一家报纸称你为“中国的大活宝”……

我们正向你这位“活宝”家里走去。想来看看，你这个“活宝”，今天除了“笑”之外，还能给人们些什么？

来之前，我们就商定：来了，如果见你摆出一副名人的架子，或者发现屏幕之外的你，拿下那些五光十色的桂冠和头衔，露出一个真实的你时，竟贫瘠得似一块十年九不收的、龟裂的盐碱地，那我们也就敷衍一会，随后“bye-bye！”

你听我们讲了来意。你说：摇笔杆子的来访不少，可写出来的东西，大都扯高了我，叫我自己也难认“姜昆”了！一棵树，如果主干不壮实，尽管也一时花枝招展，色彩迷离，可那不是真正的色彩。你站起来，打开抽屉、柜子，翻出一本昔日的日记，一页页自己的手稿，又坐在一个装了四只小轮的转椅上，介绍着，回忆着，跃动的思绪推得那椅子离我们时近时远……

二

无疑，你从小就是一个天赋过人、充满活力的孩子。

不提你因学习成绩优异连续二年获得的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秀奖章；不提你在少年宫笛子组、戏剧组那些出色的表演，和你对艺术较强的感受能力；也不提你在灯市口中学——一个男校里出任文艺部长期间，怎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你请来的几位外校女生的指点下，自己率先学习扭秧歌，而后再怎样以大将的风度和韬略，将一班冷嘲热讽、气得嗷嗷叫的“和尚们”给制服，成立起一支本城区最出色的腰鼓队，参加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那绚丽焰火下的狂欢……。

六七年，文化革命转入了武斗阶段，到处在动枪动炮，天空弥漫起火药味和血腥气。北京是中国的核心，自然不能这样乱，可也不会太平。就说你家里，一生清白、谨慎的爸爸进了“学习班”，解放后一个月才拿几元钱定息的爷爷，作为“血吸虫”被赶去了乡下。你不满十七岁，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惊恐和忧郁象古都春季里那昏黄的风沙，一层又一层地压向你们那两间小似鸽子笼的旧屋，妈妈关照着孩子，似母鸡护卫雏儿那样细心，生怕谁再出去惹事招灾……

你却坐不住了，五月，破门而出，拉上几个同学写剧本。你先领着瞎扯一个故事，然后他写一幕，我写一幕，笔走龙蛇，各显神通，不到半个月，串到一块，竟成了一出六幕八场的话剧《在列宁的故乡》。又凭着你的一副伶牙俐齿，去“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盖到了一个圆戳子，拉来大旗作虎

皮，谁敢不买账？排练场地解决了，服装借来了，没有布景，你大街小巷各个工地转悠着找木头废料，累得嘴里“吭哧，吭哧”，身上大汗淋漓……

六八年元旦居然上演了，你扮演剧中的一个流浪者——失业的汽车司机阿辽沙，居然还一连演了五十多场！为了博得革命的掌声，你写这个人物台词时，鼓足了革命的热情，费尽革命的心血，制造了那么多革命的语言和细节，结果你成了神话中那支魔术师指向哪里，那里的石头就变成金子的手杖，你想要观众鼓掌的地方，台下都猛烈地鼓掌。这半年，你只要走进家门，身后就拖起一条沉重、灰色的尾巴，而只要你一上台，浑身每个细胞都在鼓噪，雀跃……

一个如此不和谐的心灵！一边是忧郁，一边又是欢乐；一边是惊恐，一边又是不安分守己，想到哪里干到那里。这一矛盾的现象，也许是动乱年代的一种特殊反应。

你下放到北大荒，在团部宣传队时，常常一台节目，你的演出占了一多半儿，拳打脚踢，文武全行，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就是扁桃腺发炎，三十九度高烧，你也依然博得满堂喝彩！论创作，你也是多兵种作战，速写、评论、诗、小说、剧本、唱词、大鼓词、相声，什么都来，你的文思象那哗哗流淌的自来水龙头，兵团九年，泻成了一摞二尺有余的手稿。连队停电早，你曾买好蜡烛到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去写。为了不被赶出来，老师来了客，你就牺牲星期天去代课。你每月挣三十二元，要寄十五元补贴家里，十二元交伙食，剩下的五元钱就是你全部的零用钱。为了征求领导和伙伴们的意见，你又在这紧得不能再紧的五元钱里，抠出一些买来蜡纸、白纸，油印自己的作品……

从你争分夺秒，节衣缩食的劲头里，看得出来你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才华的，而且还有一种紧迫感。

六九年，你曾写过一封信给一位进了济南军区政治部话剧团的同学，你说：“如今我们都成了战士，你是解放军，我是土八路，你扬手榴弹，我种山药蛋。尽管我每天披星起，戴月归，可我仍旧没有忘掉艺术，我渴望早日登上舞台，成为一名文艺战士。”你还盼到高等学府里去深造，在“田园交响曲”一般恬美的气氛里熏陶，在世界文学巨匠们建造的辉煌殿堂前漫步……

然而，你却讴歌起那使你象你这样的青年永远关在理想之外的一堵阴冷的高墙。

七六年，黑龙江省举行曲艺调演，你是兵团代表队的成员。在由佳木斯到哈尔滨的列车上，听着喇叭里正嚷着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你迅即编成一个这样的情节：一个贫农的儿子，文化革命前被轰出学校；文化革命中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管、改大学，七五年整顿中，又和刮右倾翻案风、妄图走回头路的学校领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你一昼夜没合眼，趴在卧铺上，借着电筒的微光，完成了这一节目《三战校门》。一下车，就拉人排上了。此节目调演大会上一演，广播里放录音，电视里放录相，还被推选参加全国曲艺调演。你懵了，这样一个胡编的节目，竟在你的面前幻化出一道彩虹……

在你当上相声演员前的这十年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你横溢的才华，顽强地进取，而是你的一连串矛盾。你总被分裂成二个姜昆，一个是舒展的、健康的、站立在大地上的姜昆，一个是扭曲的、发烧的、生活在幻觉里的姜昆。

七八年你创作了《如此照相》，这是曲艺舞台上第一个揭露了现代迷信的罪恶，启迪人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相声。鲜明、深刻的政治内容与诙谐、幽默的讽刺艺术，熔铸于一台，为你赢来了巨大声誉。此时，你静静地躲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扪心自问：“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写故事反“走资派”，“解放思想”时，我又写相声来抨击“四人帮”，这是不是有些投机？虽然过去你也时常与自己过不去，但给我们的感觉总有点做作，象一场军事演习，炮火打得眼花缭乱，可终归难伤皮肉。这一回，你真刀真枪干上了。无庸讳言，你太外露了，太易激动了，太急于成功了，总想吸引周围人们的目光投向自己。你不想当默默地燃烧自己，烧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一根火柴，而总想让“姜昆”这两个字在中国的回音壁上撞出铿锵、悦耳的声音。

除了时代的原因外，这些也影响到你生活道路的坎坷，可丧失了这些，就丧失了你们扑腾腾、火辣辣的个性，你们也不会成为今天的姜昆。

也许，人们的缺陷和长处往往是重叠在一块的。

三

吓了人们一跳，在一片雪花般赞誉你的文章之后，你坦率地承认：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一篇批判文章：《围绕‘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而这个《三战校门》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你姜昆。

让完人们去嘲笑我们曾有过的幼稚吧，让后人们去评说

这历史给我们开的一场大大的玩笑吧！要紧的是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有了一个大地般诚实的信仰，有了表里如一，而不用扭曲、不用分裂的生活。

看得出来，你是以这样的心境走进复兴门外那宏伟的广播电视大厦，站在九时、十二时、二十时黑白和彩色的电视屏幕里，面对千家万户、大江南北，面对一场浩劫过后需要笑，也更需要思索的中国……

你将给它们些什么呢？

你知道相声艺术在当今的份量。只要播放相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被召唤到屏幕之前。多少厂家眼睛瞪得几乎滚落在地，盼着在这黄金时刻之前或之中来上几秒钟自家产品的广告；在北京，春节举办相声联欢晚会，人们冒着冻成冰棍的风险，凌晨二点就赶来买票。林业部一位副部长从朝鲜考察回来，当天下午就找了你去，他为我国的森林复盖面积少得可怜而心急如焚。你听了一番介绍，二个月后写出相声《严重警告》，他听了后乐呵呵地对你说：“你们的这段相声，比我的十个报告还有作用……”

为此，你要给观众真正的艺术，那和生活的脉搏一起跳动的艺术。

你象只满天乱窜的野鸭子，总落不了窝，每年至少有八个月在下面，你在基层捕捉群众情绪的信息，点燃自己创作欲望的火焰。七八年五月，王府井一家照相馆盛情相邀你去拍人头照，为橱窗增辉，你去了。聊天时，摄影师讲起文化革命中，他每照一次相，都得领着顾客唱一首红歌，不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就是“东风吹，战鼓擂……”没过两天，他的喉咙就哑了，医生给他开了张休

假条，不是人休，而是嘴休，禁声十三天。“一个摄影师居然和演员一样，需要禁声，多逗。”这一逗，就将你的力作《如此照相》的大门给叩开了。

在安徽，你见报纸上一篇小品文，说的是某自由市场上，因为卖方不慎，让一只王八咬上了一位顾客的耳朵。偏偏王八咬人不撒嘴，各种招儿都试过了，不行，只有赶去医院。挂了外科的号，外科说不行，我们没处理过这种病例，要看就去看内科；挂了内科的号，内科讲咬的是耳朵，不是人心肺，当然是看外科。来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王八依然咬在顾客的耳朵上。这仅仅讽刺的是医疗界少数人不关心群众病痛、死活的贵族老爷式的作风吗？你不这样认为。你的鞭挞和愤懑是通过进一步构思来表现的，比如医院终于接受了，可一到打麻药针时，又争执个半天。是打人的耳朵呢，还是打王八的脖子呢？等他们争论出个名堂的时候，也许病就不需要看了，因为王八死了，人的耳朵也咬烂了……你想让观众在这似“青岛啤酒”泡沫冒个不停的笑料中，联想和思索到现实生活里更多的方面，更多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的社会组成，青年人占四分之一强，在文学艺术的爱好者中，更至少得翻上二番。演出时，他们如花果山上的猴王，掌握着剧场的气氛，笑得最响的是他们，鼓掌最热烈的是他们，然而吹口哨、跺地板、喝倒彩的也是他们……你对青年作过一番分析，在我国青年中，当然有不少象张海迪这样有抱负、有作为、奋发向上的好青年，但也有时好时坏的青年。他们有的自视如过了期的布票，在乱世里失去了人生最好的锦绣年华，心里暗自感叹和哭泣；有的知道百慕大三角的秘密，但不知道去食堂吃饭要规规矩矩排

队，有的肩膀上至今扛着的还是一对空空如也的葫芦瓢。最有意思的是在你收到的大量观众来信中，竟有几封信皮上写着这样的地址：北京起义团，北京体育团……就是不知道“说唱团”，仿佛侯宝林、马季、你姜昆都是四九年随傅作义一起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将领！

对这类青年，相声有什么办法诱导呢？

你告诉我们一次叫你难忘的经历。那是在工人体育场，世界足球大赛第一阶段亚太赛区中国队对科威特队的那场球。你刚在看台上坐定，一个头发包得象日本挽髻的仕女、脖子粗壮得象头牛的小伙子，发现了你，他叼着香烟走过来，大声吆喝道：“这不是姜哥们儿嘛，怎么着，您也看球赛了？先来段相声怎么样，我给您呱唧呱唧！”你紧张了，惹不起，还躲不起？你赶紧挪个地方，他却变着法儿找你的脸，好象你成了间谍，他倒是国家安全部的，搞得这一片的观众都喇喇地回过头，认出了你。你只得忍辱负重地让他在身边坐下，颓唐而又尽力正颜厉色地对他说：“老老实实在地看你的球吧！”你万万想不到，他随着场上那黑白相间的球儿在草地上旋风般地来回，焦灼，忧虑、激动、不安……半小时后，你和他两只掌心潮热的手竟扯在了一起。中国队连踢进两个球后，全场沸腾了，你的邻座将烟头弹入天空，身子也象烟头一样，几乎蹦得要离座而去，他憋足气喊：“中国！足球！胜利！李富胜万岁！”那脖子上的筋脉胀得似一条条刀豆。他喊哑了，转过身，一手拍在你肩上，“姜哥儿，冲今天晚上你就得写段相声，为咱中国扬扬威风，今儿写了明儿就说，晚上的烟我供了！”

回到家里，你毫无睏意，那个小伙子总在眼皮下晃动。

也许他曾在剧场里起过哄，也许他也将鲁迅、老舍、曹禺给一塌括子搞糊了，但在热爱祖国、为祖国的每一项成就和胜利而自豪这点上，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异。这是人类一切情感中一种最美好的情感，一种最能焕发出巨大精神力量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再陌生的人，也能一见如故，再落伍的青年，也能点燃起他们心中的火花。问题在于这种工作只能象这场球赛一样，没有指定的、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李富胜却确实确实担任了一位出色的教师；没有显而易见的、说教式的主题，而中国足球队却确实确实踢出了一个当代最重大的主题——“毋忘团结奋斗，努力振兴中华”……

由此你悟出了一种打入这类青年们心灵中的方法，即尝试创作，演出一种劝诫型的相声。在这样的段子里，有歌颂，那是在由浅及深地阐明一些身边不为他们注意的道理，充实他们空虚的思想，填补他们贫乏的知识；也有讽刺，那则是一种朋友间善意的规劝，抖落他们无聊的趣味，清扫他们自私的行为。于是，“诗歌与爱情”，“时间与青春”、“谈美”，“改歌”……一个个这一类型的相声，诞生于你们的笔下，列入你们的节目单里。不简单呐，现在动不动在万人体育馆演出，黑压压一片又一片观众，形形色色的青年，完全靠语言排列的蹊跷来拴住他们的心，没有谁厌倦了离席而去。只见一对对神采飞扬的眸子中，一串串愉快的、或者不无自嘲之意的笑声里，人们失去了些什么，又多出了点什么……